

馬紹伯著

孟子學說底新評價

孔祥熙題



價評新底說學子孟

馬紹伯著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價評新底說學子孟

元七幣國價實冊每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有 所 權 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著作者 馬紹伯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經售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社：重慶江北任家
花園十一號

序

嘗謂溫故可以知新。聖人之言，莫非真理，前哲後哲，常相互爲發明。學者誠知所用心，則經籍具在，鑽研古訓，無數之寶貴知識材料，不難於此尋獲也。余自少亦喜讀論語孟子，嗣得三民主義與孫文學說，循誦再四，乃知我國父繼承歷聖思想，於孔孟之言，獨多心契。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一時至戰國，井田既廢，豪強兼併，耕者不能有其田，終歲勤勤，猶不免於凍餒離散。是故主張制民之產，足衣足食，使人皆養生送死無憾。民生主義首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而重之以實業計劃，本此意也。齊王以湯武革命，罪難免於弑君。孟子則謂賊仁賊義，殘滅之人不得稱君，乃一夫耳。「民爲貴君爲輕」一語，國父尤所樂道，因而推翻專制，伸張民權。凡孟子之托諸空言者，二千載下，竟次第見諸行事。可見真理所在，千古不磨。聖人之言，固足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今馬君紹伯於困處敵區之日，獨能留心典籍，出其所得，著爲『孟子學』

說的新評價」一書，而歸其旨於與百姓同。誠獨具隻眼。唯先儒唐元卿有云「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爲聖賢教人點鉄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着絲毫處。與君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此論精澈，足見與百姓同，乃是民權主義之心理基礎，亦即民主政治之基本理論也。階級鬥爭爲社會之病態，無階級乃是理想的社會。不和者和之，不平者平之，使人各得其所，悉盡義務同享權利，乃政治之要務必如是。然後衆人之事之管，可稱盡其效能。和之平之，則民之所享，將大同而小異。小異爲自然之象，大同乃人爲之功。大同之致，當自爲政者能「與百姓同」始。民國三十一年四月陳立夫正孟文

真心、頭腦俱欠審。復古陋、無端之寶貴昧歸林林。不識其愚陋極也。余自心衷苦鑑，實鄙薄更厭諱。書人之言，真非良醫。苟管聲香，當昧眞鑑遠聞。學舌頗厭。

孟子學說底新評價

莫也江之水，湖山無對。而我忘得重（辟

出其言一念後，與風美矣。由是發見之，實外於吾心。大本致得，得于忘形，而見葉闊，半日無事。

自序

蓋景一派，實。由是二兩事，中國由來未聞。中華民族，未嘗無此。正

以財貨，則雖不無之。但人所工，如烹調者，三五家者，則亦難置田黃，或

鑿青文高呼貢之。且當時不無主張的，則固

遺品存世，或也有人。由是既到來，空耗春年，

本良苦。學說之被提起，係由於一個特殊環境所決定。

在敵區裏面，一切都改變了常態，並且一切都在演變着。舊有的世界已傾成泡影。有如夢中的景物，徒資追憶而已。眼前的生活，又為恐怖所籠罩。而在飄泊逃亡之中，

一面是如雷吼的飛機聲，又如山崩的大砲聲，如連珠的機槍聲，經常地震撼着人們的心絃。另一面是山尋水尋，清風明月，或狂風暴雨，荒野山林，當做了喘息的處所。一個人，生活在一個這樣深刻而強烈的多刺激的環境中，如何能不有所感懷？！

雖有後產的人民，感於生命的朝不保夕，財產的被焚燬掠奪，田園的被蹂躪，家鄉的

被佔據，而開始覺得國家和民族的不可無與可愛。無恆產的人民，有感於國法和秩序的被冲毀，人心和世態的動亂，而開始成爲公然的莠民，欺詐淫泆，胡作非爲。這些明顯地表現了「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名言。而敵僞漢奸的行爲與同仇敵愾的民心，從戎投効，又證明了「無恆產而有恆心」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乃忠奸分判之標準。

有恆產的人民，率由於父兄或其本身之勤苦而致。無恆產的人民，率由於父兄或其本身之懶惰與不良嗜好使然。此外，固然還有別種原因，如謀生之能力有高低，及農村經濟之高利貸等，但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眼見有好些窮人，由異地遷來，空拳赤手，一貧如洗，單憑胼手胝足之勤勞，爲人傭工，或充僱農，三五年後，即可購置田產，成半自耕農，這是一種事實。由另一面看，中國的家族制度特盛，家庭觀念殊深，「五世其昌」成爲良風美俗，由於家長之善於經營，大家庭構成份子之同心協力，而農業國家的土地遂形成一種小的集中現象。但因爲家長的死亡或其他的變故，而分家析產（俗

語「外居另住」的情事，往往發生，於是土地集中的現象被否定了。在分家之後，勤苦者日昌，‘懶惰或染不良嗜好者則日衰，最後結果，又產生有產者與無產者，蓋懶惰或染不良嗜好者恆欲賣其田產地業以滿足其嗜好或維持其生活，而勤苦者則購買之以增益其固有之產業，於是一方衰微變賣，一方昌盛增益，而又產生小的土地集中現象，這種演變的過程也是一個事實。我們觀察這種事實，覺得它的主因，在於土地的能夠自由買賣。假如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使用權屬於人民，則人民即不能自由買賣。既不能自由買賣，當然凡屬農民即都是有恆產者，而懶惰或染不良嗜好之秀民，自亦無由存在或產生；這設想使吾人憧憬着一個「井田制度」的社會。井田制度下耕者有其田等：土地國有……這些模糊的概念，浮蕩在一個難民的腦海裏，日久蒙廻。然而，事實敗露！事實上，有恆產的人民多是勤苦的，良善的；無恆產的人民多是懶惰的，有嗜好而外國，差不多一提到「勞苦大眾」，即聯想到「無產階級」。在中國，「勞苦大眾」有產業的人民相聯繫，不完全與無產業的人民相依存，因為無產業的人

是勞苦的，他就比較很容易是有產業的，這就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不同所在。但事實雖是這樣，而倡「統一戰線」的人們，則由實行減租減息，簽署契約等方而挑動了無產者與有產者的對立，於是統一戰線在農村裏面不統一了。而敵寇的宣傳道樂土之欺騙宣傳，遂乘機而入。一為潤職僉，為叢威爵，以救國，禍國，事實如此！
民意是政治措施的反映器，如同美醜無隱的鏡子，施政的人如何施行他的政治，人民的向背就很明顯的靈感的在反映着。……敵區裏面的人民在想：消滅敵寇的第一步是消滅土匪；第二步是剷除漢奸；第三步才是消滅日寇。如能按此步驟和程序進行，日寇之平滅，實在是無難事。他們常這樣的想：日寇的一切情形，一眞瞭如指掌，如有三百五百相當武裝的軍隊與民衆配合，聽人民參與，人民在前以相當武器打先鋒，各處同時發動，軍隊在後面作後盾，收響應之效，則不難一鼓而殲敵。人民之所以不敢舉動者，誠恐發動之後，無軍隊爲之援助，對於滅敵不惟無濟於事，且反遭其屠殺與燒燬。同仇敵愾，已成爲普遍的心理，這就是抗戰勝利唯一的把握，「與民守之」，已是最迫切的現

實。但敵寇的小惠政策，王道樂土之欺騙宣傳，將成爲民運工作唯一當注意之事。民衆的爭取，乃抗戰勝利的關鍵所在。「民爲貴」……「民爲貴」……佔據了整個敵區人民的心懷。

安撫「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等，「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充分描

繪出敵區人民的景況。舉這句來質問，去上「冀州」「灤碣以天下」的謀中國之策，不辭。有時候「空室清野」的需要，使人懷想到「從之者知歸帝」的古人。敵寇的橫行無惡全反映出那「齊楚雖失柯稷滿丘陵」「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及「天下無敵」的

治國方法，不禁令人油然懷慕。如聖門四科弟子之顏淵而忠厚，子思而憂患，子襄而好學，子瞻而樂道，則孟子學說之所以被提起，而以敵寇的「王道樂土」之欺騙宣傳，與馬列主義的民運工作者之抽減租減息焚燬契約……做起而製造階級意識，挑動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對立，為提起孟子學說的主要原因。「仁政」、「王道」，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主體，今天敵寇既假借之以欺騙吾民，我們不應該拿出孟子的「正牌」王道以提防假冒。

而揭破敵寇的陰謀嗎？「與百姓同」這是孟子政治主張的實行法之所在。今天抗戰的環境既已造成，政府與百姓同受艱苦的形勢與事實，民族意識正在激昂，高張，澎湃，我們不應該拿出孟子底全民為貴，與百姓同，以攻鬥嗜殺為貴的異端和邪說嗎？今天無恥的利慾薰心的漢奸，既祕密而公開，我們不應該拿出孟子的「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義的大丈夫的精神來儆奸而勵忠嗎？今天全民全面的抗戰既為歷史與時代所造成，我們不應該拿出「與民守之」的正確指示作為上下精誠團結禦侮的南針嗎？孟子說：「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現在我說：「西聖東聖，其揆一也。」孟子學說的全部實踐，走上了建設「無敵於天下」的新中國之道路，妄想社會主義的國家嗎，在中國之實現，其道在此而不在彼！

實。本來孟子是一般人，不但中國人，而且東西洋人都知道的一位中國的古聖人。姓

孟子軻，字子輿，於西紀前約三七二年左右生於魯國的鄒邑；死的年代約在西紀前二八九年左右。他的思想和學說，間接接受孔子的影響殊深，不他自己嘗說：「乃所願學孔子也」。對中國的歷史、政治、社會的知識，幾乎不需要再研究，「讀此而已」。

孟子站在士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上看，是一位偉大的道德家。這種道德，對於奴隸所有者社會，對於封建社會，都有很大的作用。孔子把奴隸團結反抗的運動，看為小人的朋比」。孔子重視「仁」和「禮」，「其目的都在維持階級制度」（佐野袈裟美著「中國歷史教程」五三頁「此五六頁」）。這段話可以代表有些大方甚至可說一般所謂前進的人對於孔子的看法。

孟子是承繼孔子的個人，他的學說和主張，當然也不脫孔子的裏套，而在維持階級制度，發揚孔子對於奴隸所有者社會，對於封建社會，都有很大作用的意識和思想，這似乎是還輯必然。因此，華人把孟子和孔子並稱，而曰「孔孟」，如「孔孟之學」之類。

事」況且事實上孔孟的學說，在中國歷史上對於封建專制社會，確曾發生過最有力的影響，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不僅歷代專制的皇帝營利用為牢籠人心愚民政策的工具，而且也實在深入了人心，以致形成所謂舊禮教，造成宗法社會，阻礙了中國的一切進步。所以，中國欲求進步，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非先打倒舊禮教，舊宗法思想不可，而澄本清源的辦法，當然就是廢毀孔孟思想，摒棄孔孟學說，打倒孔家店老古董！

要再說，孔子言「天」，孟子言「性」，子思作中庸，闡宗明義即「天命之謂性」，這樣看來，可見孔孟的一套，實是本色的唯心論，而未出其範疇。在今天，再弄唯心論的玩意兒，那真是有些「倒退」和「頑固」了！所以，提出孟子來研究，無論怎樣，也絕不會從舊瓶子內傾倒出新酒來，充其量，不過使舊思想，唯心論「死灰復燃」，燃燒起來，使中國的進步，遇到了昏暗的濃霧，發生不必要的阻力，如此而已！

此半不過，我相信，如果今天企圖實現共產主義的人，不否認古代的共產社會之存在，今天研究科學的人，不惜研究古希臘的思想，那末我的工作才重新研究孟子，似乎也

不是什麼違反時代的事。這里我只希望：讀我書的人，不要成為個人偏見的奴隸，於願已足。今世斯猶未獨見其否。此吾忍默遺。「首錄答本菴」、「咏蓮行是」，另撰錄貴其詳。其詳則存，其遺則遺。」三、尊重本學派。這裏我認爲「誠實無天可」的確中國文脉。與解遺意，並有忠義風土氣。三、尊重本學派孟子的傳家。本學派最貴命脉。內容：崇拜孟子的恩德。

抗戰既起，國人懷於國難之嚴重，由抗戰而建國之工作，不可須臾或緩。於是恢復舊道德，提倡儒家精神的聲浪，也一時高漲。但我絕對不相信舊道德是無條件可以恢復的。如果不拿出堅決的勇氣和毅力，以改造環境，設法備具恢復的條件，只如同布穀鳥般地狂叫着：「恢復」！「恢復」！那對於實際是無益的。這裏不論有真實的堅韌，不能

丁點我應該把孟子學說的「理論」作一個系統的研究和敘述，然後及於「實踐」方面。而因為環境的不允許，因處敵區，日與草木爲伍；見聞錮閉，書籍或燬或埋，以致參考無由，整理爲難，不得已只得就孟子七篇之新固有，分別加以研究，複參照目前眼見耳聞之所感想，分類歸納，成是書。本集原有之計劃，惟有俟諸異日耳。

就實際說，我對於孟子一書，本無研究，而且我也不是尊孟的人，僅幼年時代在初學裏面片段的讀過和講過而已。此次由於敵區的生活，才使我想起孟子，並在偷生之餘，把它寫成一篇東西出來，這在我的思想上實是一個意料未及的突變，正像 *de vrie* 在物世界所發見的突變一樣。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人，他時常離不了實際的經驗，離了經驗就無從研究起。研究歷史的人，時常不能離開固有的材料，又離了固有的材料，也同樣無從研究起。至於研究古籍，則須兼籌並顧，不靠經驗，不能有真實的理解；不靠固有的材料，不免流於杜撰。至於我對於孟子的研究法：

一、不取程朱註釋的方法，因爲註釋的着眼處在訓詁，難於發揮思想。
二、不效時人斷章取義的作風，因爲斷章取義不能窺見全豹，且難免曲解之嫌。
三、另闢途徑，用幾個小標題，歸納「七篇」的要義，一側不失原意，二側便於發揮。

以上第三點，就是我對於孟子的研究法。小標題是我命的，內容：先把孟子的原話用歸納的方法得出定義和確切的界說，然後以實際的經驗及現實材料當推論，發揮其應有之義及其指導作用，以作建設「無敵於天下」的新中國之目的。此種微意，能否成爲事實，今後惟視我國民是否力行以爲斷。「有爲者亦若是」，「知難行易」，民既爲貴，吾民當負一切責任！

孟子學說底新評價目錄

卷之三

「孟子」「論衡」

序言

「見微賞」「與弟子」「見合」

自序

「見微賞」「與弟子」「見合」

第一章 孟子論「仁」「義」「王」「仁政」

「見微賞」「與弟子」「見合」

第二節 仁、義

「見微賞」「與弟子」

第二節 王、仁政

「見微賞」「與弟子」

第二章 孟子對政治對象的「人」之認識

第三節 性惡與惡行爲

第二節 兩個定律

「見微賞」「與弟子」

第三章 孟子底民主思想

「見微賞」「與弟子」

第一節 得政權的兩個定律

孟子學說底新評價

目 錄

二

第二節 三個民權一個治權

第四章 孟子底「人生」與政治主張

第一節 革命的人生

第二節 政治的不分和任務

第三節 天下無敵的政治

第四節 革命只允許有一個動機

第五章 孟子學說底實踐性

第一節 孟子思想與抗戰

第二節 孟子思想與建國

第三節 穀祿制度與田賦改徵食糧

第四節 井田制度與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

第五節 「民為貴」與爭取民衆

第六節 「與民守之」與軍民合作

第七節 「定於一」與統一

第八章 評論